

临朐冯氏年谱

张秉国 著

临朐冯氏年谱

张秉国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临朐冯氏年谱/张秉国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5
ISBN 978-7-02-011151-0

I. ①临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家族—文化研究—临朐县—明清时代 IV. ①K820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63070 号

责任编辑 葛云波
装帧设计 崔欣晔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50 千字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9.25 插页 2
印 数 1—2000
版 次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151-0
定 价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凡 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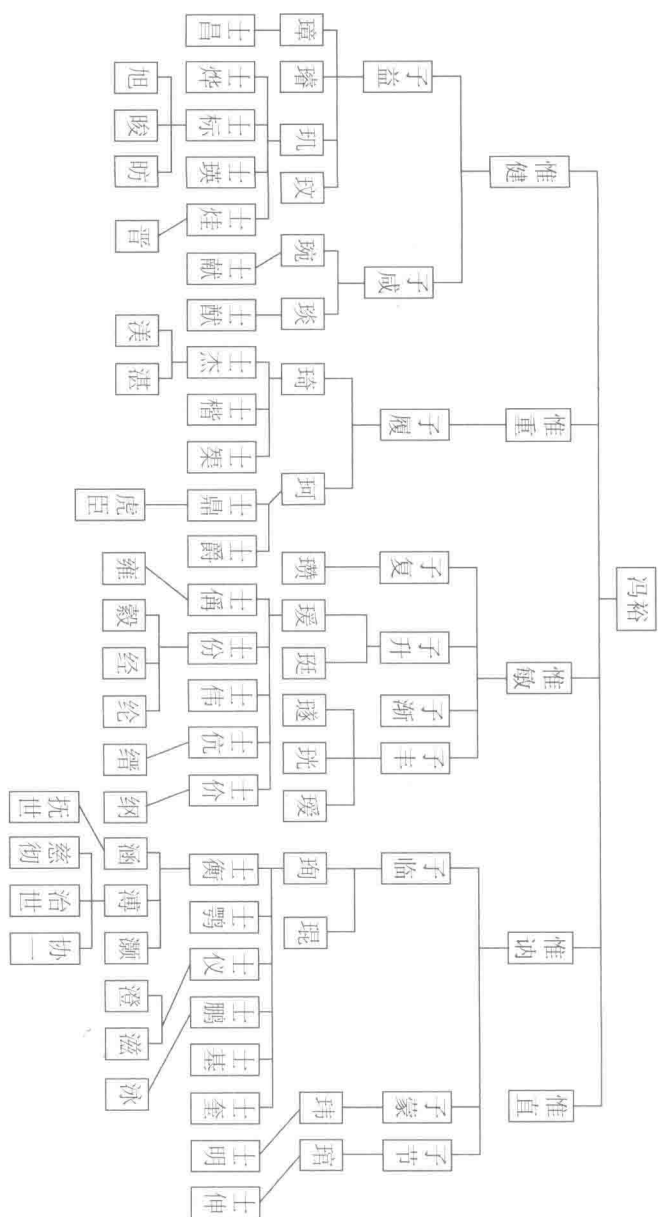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本谱首列冯氏世系，夭折者不列，自第四代起因纸幅有限，只择要列入，如冯子复有子五：瓚、瓌、瑶、珑、玃，表内只列瓚。次列《传略》，著录冯氏家族中重要人物之生平。正文为编年部分，始自冯裕，止于冯协一，共二百余年；后附冯氏世家著述考证。

二、本谱纪年，月、日则皆用阴历。

三、本谱是临朐冯氏之综谱，故以冯氏家族中重要人物之事迹为纲，多记其行履仕宦，兼及其文学活动。

四、本谱引用之资料，皆标明书名、卷数，所用版本则见于参考文献，文内不注。另外，本谱征引《明实录》、《国榷》、《明史》、《清实录》、《清史列传》、《东华录》、《清史稿》等国史文献多系影印本，为注释方便，亦只注卷数，不标页码。家乘《冯氏世录》有青州冯氏藏本、临朐冶源车家沟藏本、临朐七贤梨花埠本，分别省称为青州本《世录》、车本《世录》、梨本《世录》。

临朐冯氏世系



传 略

临朐冯氏为明清时期山左之显赫世家。王士禛称：“予乡文献旧家，以临朐冯氏为首。”（《居易录》卷十）冯氏发祥始自冯裕，至康熙朝之冯协一，七世才人辈出，是海内闻名的“北海世家”。兹将家族内文行可称者，据史志记载胪列于下。

明洪武间，诏山东民三户出一丁戍辽，临朐有冯思忠者应征，遂寄籍于广宁左卫。子福通，袭广宁军籍。正统己巳之变（1449），瓦剌入寇，广宁首当其冲，福通及四子兴皆遇难，而长子春、三子旺幸免。次年，春子振生。振（1450—1490），字文举，性好施予，有德于乡里，以子裕贵，赠奉直大夫、南京户部员外郎，以孙惟訥贵，加赠奉直大夫、陕西右布政司右参政。由振上溯至思忠，世充广宁军籍，是为冯氏世家之祖先。

振子裕（1479—1545），字伯顺，号闾山，成化己亥七月十五日出生于广宁。天性颖异，好攻读。年十二失父，寻又失母，依于叔祖母池氏，家贫而攻读不辍。年十七，充广宁卫学生，时诸生务于文辞，裕独不屑，往义州师贺钦，从事于身心之学，动静语默，虽细必谨。冯氏理学之发端，肇于此焉。叔祖母池氏卒，为持丧；赴举日，友人赆之金，捐其半以贍童蒙师。其笃行仁义类如此。弘治十七年举乡荐，正德三年成进士。四年，仕华亭令。理政廉平，不事严察，清慎正直，名动一时。县大水，民赋故重，田复淹没，民苦催科不自保，裕简上田代输逋租，民困以苏，而长吏诬以歉岁加赋，年余，事始得白。时华亭张文冕为刘瑾腹心，横行乡里，授意欲裕袒纵，裕至，以法裁之，无所徇庇。文冕诉于瑾，瑾使人伺裕阙失，将逮系之，裕略不为

动。(《光绪临朐县志》卷十四本传)已而瑾诛,裕改知萧县。

裕治华亭有惠政,其去也,民为歌曰:“大水横发高树低,人死为鱼公凄悲,谁使公去伤哉离!”(《崇祯松江府志》卷三二《国朝名宦绩》)后人名宦祠。沈恺《闾山冯公名宦祠记》叹美曰:“公性坦率无他肠,不为矫貌以悦人。以进士来令吾华,诚心率物,视百姓如视亲子弟,遇事辄吐肺肝,无面背。诸所规画,一视民所便所不便,不务更张。俭出薄入,持己尤峻洁,俸外一毫不染。居常语利与禄,恂恂若口讷不能词,至及古人风节,率又慷慨激烈,若馭风驱霆,亟欲与俱……在华二年,薄名植内,奉职循理,虽古循吏何加焉。”(《环溪集》卷三)

调萧县,萧时被兵,裕拊循流民,修葺黉序,民歌其德。(《嘉庆萧县志》卷十二《名宦》)擢知晋州,剔蠹刮陋,振刷无遗。尝见晋民凋耗状,愀然曰:“贫非惰业也,第长吏弗良,徭坐不均,豪胥得缘此为奸以致之耳。”即亲校版图,度田入租,量口收庸。城垣学舍倾圯,裕为葺料,时加修葺。(《康熙晋州志》卷五)迁南京户部员外郎、郎中,出纳一任法制。数忤权贵,权贵密遣人侦伺阙失,踰年无所得,乃益重之。(《嘉靖青州府志》卷十四《人物》)嘉靖初,北上述职,携家复籍临朐。寻擢知平凉,以赴任后期,改知石阡府。时贵州凯、播二酋相攻,连兵十数年,裕为正其疆界,责偿所杀伤,皆稽首不复为乱。(欧阳德《副使闾山冯公墓碑》)迁贵州按察副使,屡建平蛮功,南裔赖以安。然性质直,不好干谒以游声誉,终以被论解官。

致仕归青州,赁屋以居,生计拮据,而以吟咏为事,不事家人生产。时与石存礼、陈经等诸耆宿结海岱诗社。裕性重厚刚介,人不敢干以私。晚年端坐陋室,手不释卷,不忘忠爱之念、切偲之学。尝为《医闾先生集》序,疾亟,犹更定字义,命笔是正,俄而正冠敛衽而卒。历官所至,著冰檠声。既归田,尤凜凜自守,非义一毫不染。(《嘉靖青州府志》卷十四)

冯裕理学,得贺医闾真传,为学在主敬以收放心,尝自概其生平:“希宠者负君,媚人者负己,谋身者负人。生平盖三无负矣。”(欧阳德《副使闾山冯公墓碑》)“三无负”可谓冯裕生平之大概。

裕妻伏氏,育七子三女,三子、六子早夭,七子惟直青年早逝,而

长子惟健、次子惟重、四子惟敏、五子惟讷俱以文学擅名于时，号称“临朐四冯”。

冯惟健(1501—1554)，字汝强、汝至，号冶泉、陂门山人。生于广宁，长为广宁卫诸生，后随父宦游至南京，与当地文人陈凤、许穀辈结青溪诗社。惟健才情骏发，纵横掉阖，弗狗时好，超然绝尘，诸人士心折服之。(陈凤《陂门集叙》)嘉靖初，父调平凉，以途远多事，遂返籍临朐，惟健奉母弟居青州。青之士人睹其文笔，异焉，以为野王再生，敬通复出，争相引重，摹其点画，拟其体裁。(《陂门集叙》)嘉靖七年举山东乡荐，屡上南宫不第。父以副使罢归，宦橐萧然，不能自给，惟健以心计经营生产，供二亲甘旨，诸弟妹婚嫁以时举。每天日清晏，帅诸弟奉篮舆游于郊墅，欢宴赋诗，姻党谓其贫而能养。(《光绪临朐县志》卷一四本传)弟惟重卒于庐江，匍匐数千里，触冒冰雪归其丧。数岁之间，丧发妻及两弟(惟重、惟直)，惟健料理家事，奉养双亲，备极色养。暇则温习经史，然七上春官不第。友人陈凤曰：“既齟齬于时，奇思健气，溢为词章……本其志，殆不徒以文人自命，思欲为国家输诚效节，著功业于《春秋》，退而抒意缀词，成一家言，卒未之能待也。”又评其诗文曰：“《南征》、《圣泉》二赋，杨班俦也，余得之汉魏、《骚》、《选》为多；《拟四愁诗》虽效法张平子，然根柢伦彝，意义过平子远甚。五七言近体一似开宝以上名家。书启诔赞，超轶峻整，使出晋宋人口，皆成奇语。至于记叙诸篇，命意深厚，敷言尔雅，不类文士之词。”(《陂门集叙》)

有明海岱诗坛，始自冯裕等人结海岱诗社。然海岱诗人“皆以闲散之身，自适性情，不事声气，故《海岱诗集》雅正有余，边幅稍隘。迨惟健兄弟踵起，以海涵岳负之才，竞爽一门，掉鞅坛坫而诗派始大。惟健怀才早世而作述率厉，蔚起群从，其功尤不可没。古选导源陶、谢，醞情藻思而出以迥韵远度，近体严整，音响高亢，不及石门、光禄集之才气纵横，而都雅过之；赋感物造端，才智深美，殆刘彦和所谓‘受命于诗人，而拓宇于楚骚’者欤！”(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(稿本)·陂门集提要)

冯惟重(1504—1539)，字汝威，号芹泉。生而敏慧，十岁能文，

有隽誉。弱冠，与兄惟健成广宁卫诸生。清河令蒋某奇其文，以女妻焉。随父官南都，与兄惟健讲业青溪，一时名公如许石城穀、邢雉山一风辈与其游者，皆逊谢以为不及，名日益起。（余继登《芹泉冯公暨蒋太安人墓志铭》）返籍临朐，为青郡诸生，郡诸生闻其名，竞走问业，惟重为剖析疑义，齐鲁间执经为弟子者日众。丰颐修干，谈说倾其座人，然常挹逊无矜奋之容。刻意为诗，无大历以后语，书迻逸有晋人意。（李维桢《冯氏家传》）嘉靖甲午（1534），举山东乡荐，戊戌（1538）成进士。授行人，值世宗南巡承天，惟重奉节驰告，盛夏瘴热，至庐州而病疽，或劝急归以就医药，惟重以王命为辞，遂不起。

惟重有《大行集》一卷，文名逊于昆季，钱牧斋称：“兄弟四人，三人皆有集，以才名称于齐鲁间，独惟重无闻焉。”（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丁集上《冯举人惟健》）是牧斋未见此集。然山左诗坛雅重其诗，清人王苹、宋弼皆推为“四冯”之冠，宋弼称“予观《大行集》，清新俊逸，直逼盛唐，特未深厚尔……昔历下王秋史（苹）以《大行》为五集之冠，盖先予论定云”（《山左明诗钞》卷七）。民国间耆宿评云：“王秋史谓惟重诗‘五律直逼少陵’，推为诸冯之冠。今观其集，精研声律，才藻骏发，不作大历以后语，堪与信阳、武功角逐中原。以视东渚、海亭诸老，声光迥异，亦可知海岱诗派之变迁也。”（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（稿本）·大行集提要》）

冯惟敏（1511—1578），字汝行，号海浮山人。幼而颖异，天植稜稜，异凡儿。少长，即励志读书，留心古文词。（石茂华《明故保定府通判海浮冯公行状》）总角，父官石阡，力不能携家，独以惟敏行。至宦邸，则朝夕温清，得父欢心。余暇则博考群籍，六经、诸子百家，靡不精研。摭为文词，汪洋闳肆，万言立就，人以为苏长公复生，殆不过也。既而遣婚北来，受业于刘山泉（澄甫），尤为胸令褚宝所重。（《海浮冯公行状》）晋陵王慎中督学山东，自谓无书不读，犹逊其才也。嘉靖十六年举于乡，既屡上南宫不第，结茅冶水之上居焉，放舟上下，浩歌自适，望之如神仙中人。（李维桢《冯氏家传》）久之，谒选，授知涑水县事，清静不扰，所食用取诸俸，不以烦里甲，出则箠食壶浆自随。缮学宫，浚城隍，树以榆柳，行道之人歌咏之。（《冯氏家传》）邑

人富者为将军、为校尉、为力士，大姓巨族为执金吾、为中贵人，兼并土地无算而逋租契，惟敏摘其最负者惩之，贫民以为德，而豪右谤四起矣。谪镇江府教授，聘典云南试，录文多出其手。稍迁保定府，奉檄修府志，整理杨继盛文稿为集《杨忠愍遗文》行于世。陈郡利害十六事，皆中窾綮。寻迁鲁王府审理，遂自免归。构亭冶源之上，命之曰“即江南”，日与朋辈觞咏其中。（《冯氏家传》）暇则课子侄耕读，朔望率少长诣祠堂瞻拜，风雨不废。属纆之夕，侍者以朱衣进，摇首曰：“不当服此”，盖时有侄之丧也。（《海浮冯公行状》）

惟敏生平孝友，与人立崖岸，待贵贱如一。交游遍天下，皆当世闻人。为文自立机轴，少事奇古，晚就平淡，必本之物理人情，不为斩岩刻削之语。诗出入汉魏盛唐诸家。（《海浮冯公行状》）友人许穀评其诗文：“旨深而词爽，体峻而气和”、“宣之声律，情致婉曲，节奏疏畅，庶几风雅之音；布之文章，条理分明，幅尺宏阔，出入董、迂之矩。取材于古人而标格甚正，证体于作者而蹊径全消。”（《山堂缉稿序》）而惟敏之曲，成就又在诗文之上，王世贞谓北曲“近时冯通判惟敏独为杰出，其板眼、务头、撻抢、紧缓，无不曲尽，而才气亦足以发之”（《艺苑卮言·附录》），王骥德则称“冯才气勃勃，时见纍纍，常多侠而寡驯”（《曲律》）。李维桢称其“填词尤号当家”（《冯氏家传》）。至近世任中敏，则以为“《海浮山堂词稿》四卷，生龙活虎，犹词中之有辛弃疾，有明一代，此最有生气，最有魄力之作矣。……所异于康王者，在怨愤便索性将全部怨愤痛快出之以示人，较少做作，而才气之横溢，笔锋之犀利，无往而不淹盖披靡，篇幅虽多，各能自举，不觉其滥，亦非康王一派之所及也”（《散曲概论》）。梁乙真、刘大杰、郑骞、赵景深、罗锦堂诸家皆拟之为宋词中之苏辛、元曲中之关马，其为元明曲家之第一流，已为学界所公认。另有杂剧《僧尼共犯》、《不伏老》颇得时誉，祁彪佳称前者“字句皆独创者，故刻画之极，渐近自然”（《远山堂剧品》），孟称舜评后者“有气蒸云梦、波撼岳阳之概，此剧堪与王淡波《杜甫春游》曲媲美，置之元人中，亦未尝低眉也”。有集《山堂缉稿》、《山堂词稿》、《燕山稿》、《南游稿》及《保定府志》、《临朐县志》等。

冯惟讷(1513—1572),字汝言,号少洲。生有奇质,风神秀彻。既长,开敏沉毅,辨悟绝伦,名起齐鲁间。一试辄受廪,嘉靖甲午与仲兄惟重同举于乡,戊戌,同成进士。除宜兴令,宜兴多大猾,持吏短长,善逋赋,有逋至数十年者。讷至,按籍而摄逋,逋赋大集,以数万计输之郡,郡守以为能,大爱重之。部使者乘间行邑,以事中之,调魏县。时虏犯塞,畿南震恐,惟讷增筑城邑,城双井镇。未几,迁蒲州,魏人拥车下不得发,乃为更定牧马法而去。(余继登《明通奉大夫光禄寺卿少洲冯公墓志铭》)蒲多强宗大姓,其政情法相得,众咸服。暇则与诸生谈道论文,寒暑不辍,得人为一时冠。((《冯氏家传》)迁扬州府同知,寻以外艰归。补松江府,督赋入京师,舟中惟图书数卷而已。迁南京户部员外郎、郎中,曹务简,日手不释书。以内艰归,服除,补兵部车驾郎。((《冯氏家传》)出为陕西佥事,分巡陇右,兼督学政。在镇五年,武备文教,种种毖飭,边圉无事。迁河南右参议,分守河北。擢浙江提学副使,广布条教以示左质右文之意,士习翕然,咸归于正。升山西参政、按察使,三晋号曰“神君”。((《少洲冯公墓志铭》)迁陕西右布政使,清屯田,得万余顷,有白金文绮之赐。转江西左布政使,出纳明允,核上供瓷器之浮费,民悦,肖像事之。入覲阙下,精核下吏能否,无所依违。寻请老,天子惜之,特进光禄寺卿,予致仕。逾年逝。

讷天性孝友,历官所至,皆奉母以行,兄弟之间,自相师友,友爱备至。交游遍天下,皆当世闻人,相与考德问业,各取所长。然性严重,不可干以私,仕宦三十年,囊无长物。历官有声,在魏有德政碑,在蒲、陇右皆有去思碑,在江右则士大夫叹服谓“二百年所未见”。((《少洲冯公墓志铭》)生平嗜书,无所不读,政暇则手一卷不置,博涉而深思,阅积而约取,发为文章,温醇尔雅,古诗取则建安,近体在天宝、大历之间。(同上)所撰有《风雅广逸》、《楚辞约注》、《古诗纪》、《文献通考纂要》、《唐音翼》、《杜律删注》及《冯光禄集》等,于“四冯”中最称宏富。

李本宁传父子五人,论曰:裕学以从政,临事不惑,身远与寡,厄穷无怨,白首耆艾,魁垒之士也。诸子道术通明,贍于文辞,抱功修

职，缘饰儒雅，又皆漂然有节，概知去就之分。语曰：“依世则废道，违俗则危殆”，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也。以彼父子质行齐鲁，诸儒莫及，位不过藩臬，甚者左官蚤世，光曜晦而不宣，其在《屯》、《蒙》之际耶？天降时雨，山川出云，“五世其昌，莫之与京”，岂不宜哉！（《冯氏家传》）

冯氏三世中，以冯子履、子咸名声较著。冯子履（1539—1596），字礼甫，号仰芹，惟重子。惟重以行人奉使湖湘，妻蒋氏于京邸举子，百日而孤。归青郡，父友宋一川来吊，遂女焉。稍长，颖敏绝伦，日诵万余言，为文词，援笔立就。（于慎行《仰芹冯公墓志铭》）隆庆丁卯举山东乡荐，戊辰成进士。授固安知县。固安大邑，理繁治剧，迎刃而解，目无留牍，庭无滞讼。讼者不得尽其辞，猾吏不敢缘以为奸。暇则延见士大夫，问民疾苦，或晋诸儒生，论析疑义。固安多盗，籍良家子悬赏格令捕盗，以故盗发辄得所，终其任，桴鼓不鸣。（余继登《冯仰芹墓表》）迁兵部车驾司主事，进职方员外郎。擢山西按察司僉事，治兵大同。大同自嘉靖以来兵数变，郎吏隐蚀兵饷，兵闾门而躁，势张甚。子履谕以理而按诛其倡乱者，众徐解散，一镇获安。值大旱，继以霖雨，谷石翔贵，亟悬厚值召诸商米，远近辘集。又发仓赈济，岁不为灾。（《光绪临朐县志》本传）俺答孙把汉那吉入市，意轻汉兵，自以善射请与士角。子履以那吉素骄，非胜之不足以慑其志，我兵无与抗者，阴计虏矢重不能及远，密移棚百步外，而身与那吉耦约，负者矢输一物。子履引满中的，观者欢呼雷动。那吉连不胜，尽输其衣裘鞍马，面发赤。子履徐令移侯稍前，使独射，以次尽还其所输物。那吉搏颡悦服，谓天朝有人，终其任，贡市无敢哗者。（《光绪临朐县志》本传）累迁参议、副使，治兵如故，大计被诬，解组自免。丁内艰除，言官交荐，起知和州。迁陕西僉事，尤多惠政，秦民为置生祠。迁易州兵备副使，训练士马，会有兵事，诏使视师，易为上选。有妖徒惑众，聚众千余，长吏走白两台，计且请兵。子履曰：“此一亭长力耳。”为檄下邑逮其魁即讯，谕遣余众各散归农。迁河南参政，子琦已授侍读学士，有盈满之畏，乃致仕归。家居孝友，从弟子咸卒，哭之哀，遂病而卒。

子履以儒将著闻，多有边功。为人豪爽俊迈，才器绝人，机锋神敏，事无难易，迎刃立解。剖析利害，人所不了，片语可决。（《仰芹冯公墓志铭》）居尝谓人：“使吾居官守法，蹈常习故，无以逾人。若当倥偬之会，事变狎至，卒然起而卒然应之，飏发电迈，不失肯綮，似当有一日之长。”（冯琦《上王老师》）然晚年惕于盈满，未及大用。

冯子咸（1548—1596），惟健次子，字受甫，号望山，后更号曰本轩。少失怙，事母至孝。侍母疾，衣不解带者逾年，母歿，哀毁骨立。与兄处，爱敬兼至，财产惟兄所择。稍长，娶妻冀氏。再上礼部不第，退隐于冶水之上，以绍明道统为己任，读书力耕，以没其年。初从岳父冀炼习廉洛之学，以庄敬为旨，一切积习，力祛之，世俗所共趋，力矫之。（冯琦《贞静先生行状》）时二氏说方盛，士大夫多溺之者，独力辟之，所诵法自孔孟后宋濂洛诸贤、河汾薛氏，以为此淳乎儒者已。为文朗俊，根理黜浮。（钟羽正《冯贞静先生谏》）常叹俗失世败始于礼亡，欲酌古今纂为礼书，推行宜自宗族始。修家庙，定祭仪，立族约，设好会曰“敦睦”。治家宗《颜氏家训》。（《贞静先生行状》）居乡导以礼让，乡人率其教，多为善良。倡立义仓，差其等而赈贷之。徙家而依之居者以百数，远近交口称之。造次以礼义自防。友人马君卒，哭之恸，徒行风雪数十里送葬，自是病，遂不起。

子咸以理学闻名，所著书有《日进札记》、《自警私录》、《耕余笔谈》、《读礼抄记》，往往有深识精诣，然不欲以著述名。或问为学，曰：“须刚须恒，不刚不决，不恒不久。”问敬，曰：“惺惺之谓敬，检束非敬也。”问廉，曰：“静则廉。”问应事，曰：“凡事归之当然，欲高人则害本体。”问处人，曰：“和气诚心，不可出理之外。”问立身，曰：“有志士不忘在沟壑之意，则能立矣，事无与人相干涉，则洒然矣。”平居议论类如此。大略行谊似曹月川，涵养似陈白沙，平居论学以程朱为归。（《贞静先生行状》）友人私谥为贞静先生。钟羽正称曰：“若夫子与养志，薛包让长，信道忘仕则漆雕生，循经蹈古则高子羔。贞不抗俗，隐不肆志，使居孔门则四科之英，在虞廷必九德之列。”（《冯贞静先生谏》）冯氏家族之理学，始自冯裕，经“临朐四冯”，至子咸始专究理学，于家学之传承，功莫大焉。

子履、子咸而外，子益、子复、子升、子渐、子临或为廩生，或为庠生，多无闻。

冯氏四世中，冯琦以文章经济大儒卓立一时，冯瑗以边功继踵于后，冯珣以诗闻名海岱，另有冯珂、冯璋、冯玘、冯琬、冯琰、冯瓚辈，或以廩贡出仕，或世袭武职，始称“北海世家”。

冯琦（1559—1603），字用韞，号琢庵，祖惟重、父子履两世皆赠尚书、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。诞夕，祖母蒋氏梦一朱衣贵人当户，自名韩琦。已而举男，遂以名之。在襁褓，伟重异常儿。六七岁读书，日诵千言。嗜学出于天性，寒暑手不释卷。一经目，终身不忘。十岁能属文。（冯瑗《先兄行实》）常翳灯帷帐中，默诵竟夜，惟恐父母知。（王锡爵《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赠太子少保琢庵冯公墓志铭》）十六岁入郡庠，万历四年举于乡，明年成进士，年才弱冠。改庶吉士，授编修，与修《大明会典》。丙戌，同考会试，寻编纂六曹章奏兼起居注。丁亥，升侍讲，掌文臣诰敕；戊子，主考湖广；己丑，充经筵讲官，寻补日讲官。癸巳，升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，掌院事。乙未，升礼部右侍郎。转吏部右侍郎。故事，翰林佐吏部，优游养望而已。琦独慨然以人材为己任，尚书李戴倚重之，一时吏治称得人。每月揭官俸最深者于壁。二十九年，主计吏。时神宗久不视朝，吏部推举人材多不点用，天下藩臬员缺至七八十人，行取到京者或三年不补。琦具疏极言，创为计吏条教，且请准京察例增“浮躁”一款，时论颯之。（《琢庵冯公墓志铭》）寻主会试，诡褻者不得参，文体为之一变。是时矿税使横甚，颇侵黜陟权，琦以进退大权宜在朝廷，中官论荐渐不可长，屡疏抑之。寻进左侍郎，协理詹事府，教习庶吉士。九月，廷推内阁，上已点用琦与朱国祚，而沈一贯密揭“二臣年未及艾，曷少需之，先爰立老成者”（谈迁《国榷》卷七九），遂止。

时皇长子年十九，未行冠婚册立之礼，郑贵妃方有宠，潜谋夺嫡。三王并封议出，廷论嚣然，琦移书王锡爵力止之。神宗意久不决，琦先后执谏，大略言列圣元良之建，自四五岁至十余岁，若十九而不婚不冠，前此未有。上年群臣吁请册立，谕以来春敕行。今三春已过，未闻传语。合疏上言，不蒙批答，伏望念国家根本之计不可

久虚，朝廷鸿巨之典不可太缓。谕旨不可屡更，群望不可再拂。于是册立诏下，以大礼属琦，拜礼部尚书。（《光绪临海县志》本传）先是，琦请建储、止矿税，疏且数十上，所以密赞宫庭间更多苦心，至是以大礼属之，士大夫咸欣欣庆其遭焉。迫期，司设传经费不给，时冯璠鞫辽饷四万已出都门，琦令追还，以成册立礼。逾月，皇太子冠、上慈宁皇太后徽号，明年，皇太子婚三大典，琦皆一手主持，终以积劳成疾。病将殆，犹手条四方灾异，陈弭救之策，比于尸谏之谊。即奄忽中与友人昆弟相决绝，语惟报国之为惓惓焉。（《琢庵冯公墓志铭》）年仅四十六。遗疏请厉明作，发章奏，补缺官，推诚接下，收拾人心。语极恳挚。帝悼惜之。赠太子少保，天启初，谥文敏。（《明史》本传）

琦于学无所不窥，而以实用为主。常曰：“性命渊微，奥突未易测；名物象数，耳目未易该。博古期于可行，穷经要在致用。”故其文章关于世务者为多。（公鼐《琢庵冯公行状》）每奏疏出，人竞传录。王锡爵称其文：“大抵直如贾谊而温，达如陆贽而约，邈如苏轼而巽。深语欲涕，微言可思。尤善因事纳忠要以迎上善，机连引端，类讽一而劝百，虽造膝末由，或不能尽见施用，而后世荐臣良宰，必有取以为法者。”（《琢庵冯公墓志铭》）友人公鼐谓历代文学之臣，必有以议论为功业者，如汉之董、贾、晁错，唐之魏玄成、陆敬舆，宋之欧、王、司马，其文皆耑于经世，而有用于不用。琦之在明，当比于数子，惜用而未尽，其贾长沙、陆敬舆之俦乎！（《琢庵冯公行状》）于慎行亦将冯琦比于苏轼，曰：“其修学博而不滥，其抽思深而不谄，其综藻华而不雕，其称名奥而不晦，其议论辩说，邈探惚恍，冥造希夷，愈入愈深，愈出愈邈，而不可端倪，有庄而无之也；其指画政体，陈说机宜，密策决于一言，硕画陈于万里，名实必中，权正相资，有韩而无之也；其奏对之疏、献纳之章，辨官敦典，考古究今，理侈而核，辞亮而惋，可以纳牖宸衷，光华玉度，有贾而无之也；其铺叙事理，操纵阖闾，虹流波诡，而绳尺森然，无少遏佚，有迂而无之也。轶而至于百家之说、六代之体，皆有而未尝有，皆用而未尝用，滔涵吐纳，剗削澡涤，衡之不得其垠，纵之不得其首。故夫眉山氏之后，化秦汉而为虚者，吾独以冯公之几之也。”（《宗伯冯先生文集叙》）钱谦益亦谓冯琦与于慎行在

万历馆阁“学有根柢，词知典要，二公其卓然者也”（《列朝诗集小传》）。

琦之诗，以情真为宗，次传声调，长篇感激沉壮，类老杜，五七言和雅会心，绝不如当时名家，以浮音亢节自喜。（《栗庵冯公墓志铭》）于慎行称曰：“公之为古体，渊源汉魏而轶出于唐，其为近体，沈浸盛唐而致极于杜。兼备众美而出以一窍。其究华而若敛，冲而若余，大而不陵，细而不底，神在象先而辅之以气，情悬物外而运之以辞。”（《冯宗伯诗叙》）其诗未臻一流，而足以名家。其诗文及著述有《宗伯集》、《北海集》、《经济类编》、《宋史纪事本末》等。

冯瑗（1572—1624），字德韞，号栗庵，惟敏孙。父子升以瑗贵，封户部云南司郎中。生而卓犖颖异，早从叔父子咸受书，子咸既名儒，故以名理相剜切，不沾沾帖括义。出试，督学李化龙即以“大气识，大学力”誉之。（董可威《栗庵冯公行状》）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）中举，次年成进士。授湖广茶陵州知州。茶陵犷悍多盗，瑗密计擒其渠魁，狱成解府，其党期于路篡劫之，瑗先期为檄遣，而中夜载舟中密发，比盗至，已过矣。凶党燬灭，桴鼓不鸣，远近传其方略。（钟羽正《栗庵冯公墓志铭》）调泽州，诸宗杂沓，挟势散法，瑗于法无所纵舍，宗人凜然。（《栗庵冯公行状》）时岁久不雨，闾里萧然，生计靡托，瑗莅之以静，休养生息，还定安辑，邑无流亡。（《光绪临朐县志》本传）时矿使四出，州邑供应不暇，然望泽辄遁去，曰：“此官强直，且必抗我，勿往也”。大计至都，垂橐而入，不以尺缣馈人。时兄琦为少宰，门绝筐篚。都人称之曰：“兄不受人馈，弟不馈人，兹其家素风乎！”（《栗庵冯公墓志铭》）二十九年，升户部员外郎，尚书赵世卿深相爱重，奏章多出其手。出兑浙漕粮，晋督京粮，疏陈商民疾苦。搜剔吏胥奸弊，无不洞中窾会。（《栗庵冯公行状》）寻丁内艰，哀毁骨立。服除，升山西参政，念父老病，不肯行。逾年父歿，依依丘垅，有终焉之志。修治浮山冶水，徜徉自得。亲友屡劝之，乃起。补湖南道。比行，冢宰郑继之以为其材可当要地，遂调开原。

开原三面逼虏，兵不满数千，皆罢老不任干戈。时努尔哈赤久蓄异志，而将吏玩敌，略不为备。瑗行视亭障，阅士马刍粮，益自振厉，夙夜治兵，常如寇在门庭者。军气日振，边人恃以无恐。然其策

当事者多不能听。既屡策不行，知辽必丧败，独抱忠悃，无以自明。又四郊多警，往来驰应，眠食城上者月余，内外焦劳，形神枯瘁，遂以病归。归居临朐，居常忽忽若有所亡，寝食为废。然一与人谈及辽事，即在疾病偃卧中，未尝不掀髯戟指而欲语，若欲灭此朝食者。部使者方奏荐起用，竟背发疽而卒。（《栗庵冯公行状》）

瑗性乐易坦直，不设城府。平生所最鄙者自媚之态、两可之言、萍鳧邀誉之行。议论风生，厝注蜂涌。天性孝友，重义轻财。平生嗜古史传，寒暑披阅不辍。骑射精巧，即名将未之先也。（《栗庵冯公行状》）所著有《晋楚从政录》、《使越录》、《黄龙纪事》、《黄龙焚草》、《开原图说》等。

冯珣（1563—1640），字季韞，号璞庵，惟讷孙，子临子。幼博综群籍，季父子履、从兄琦深器赏之，与从兄瑗（按：珣长于瑗）等一门群从，交相砥砺，知名于时。以选贡谒选陕西长武知县，县瘠而冲，三年不雨。珣至，自引辜曰：“天人相召，理或不爽，岂非牧民者之罪邪？”为清刑狱，缓征输，斋沐祈祷，澍雨立应。循声达于两台，迁咸阳，百姓吁两台，遮留塞路。咸阳多豪族，充法为民害，吏不敢问。珣执法无所姑息。丁母忧，归，篋无长物。服阙，补交河县，升兴安知州。兴安属邑多缺，珣以州治代莅之，恢有余裕。迁汉中同知，值瑞王修建府邸，中贵人倚势强占民宅，冯珣多方调剂，使民不苦于转徙。中贵既不得逞，阴衔之，中以他事，归。奉亲备极孝养，敦睦任恤，以著述自娱，有《韞璞斋稿》。以孙溥贵，赠尚书。子士衡、士鸢、士仪、士鹏、士基。（《光绪临朐县志》本传）

冯珂（1579—1644），字用鸣，号范吾。冯琦异母弟。自幼倜傥不群，不屑举业。万历二十六年服除，随兄入都，时部务繁多，珂多所襄助。皇太子冠婚礼毕，珂归。旋以兄琦病重赴京，琦卒，珂经纪其丧，扶梓而归。生平轻财重义，乐为人谋。于天下形势，边徼要害，胸中无不洞了，抵掌而谈，历历如在目前。与兵部尚书王象乾为方外交，象乾学既该博，性好为游艺之谈，珂于三略、六韬、六甲、奇门、阴阳、音律、星历、医卜无所不窥，兼诣其妙。谈兵说剑，悉中奥秘，象乾见而奇之。资性明敏，读书辄数行下，读一过，不再读。及